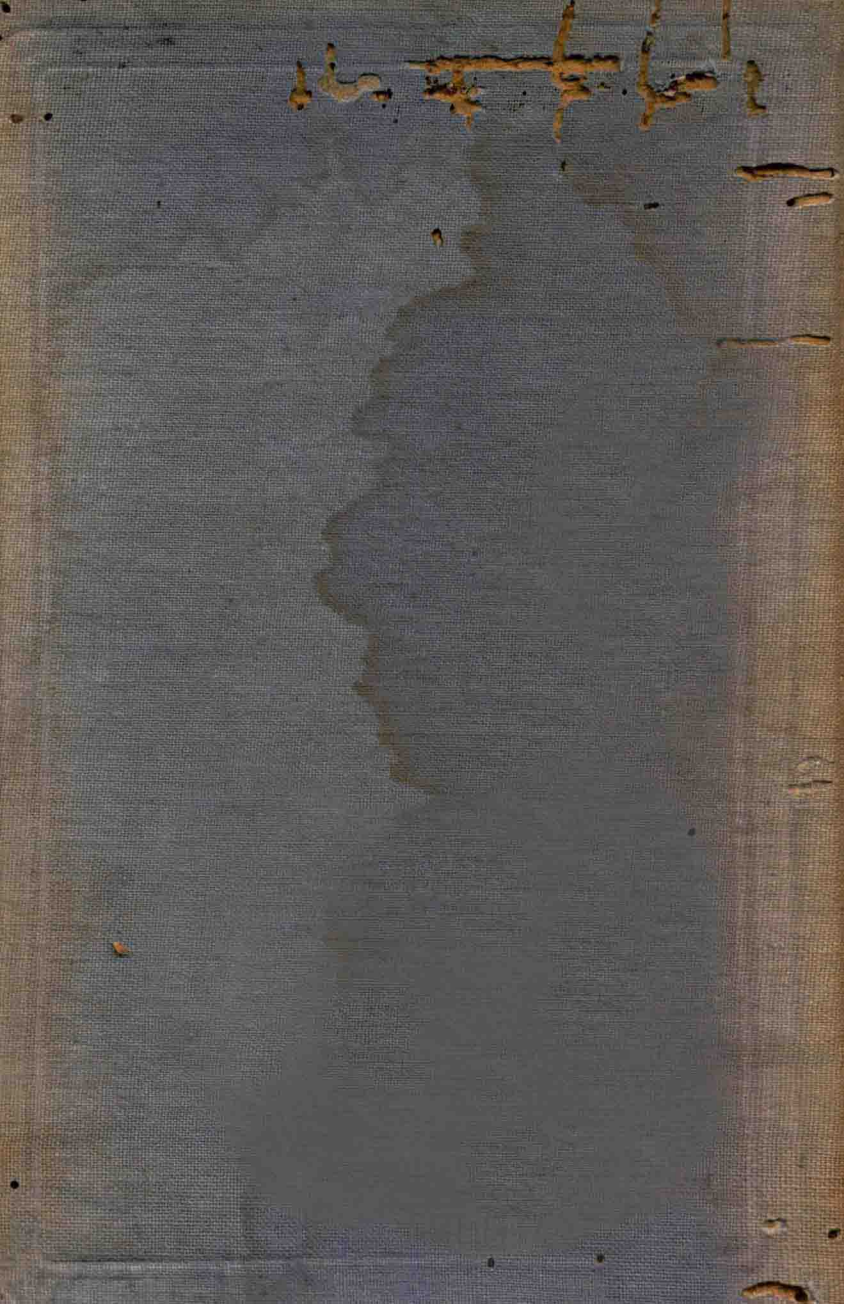




魯迅全集

第十六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魯迅全集

第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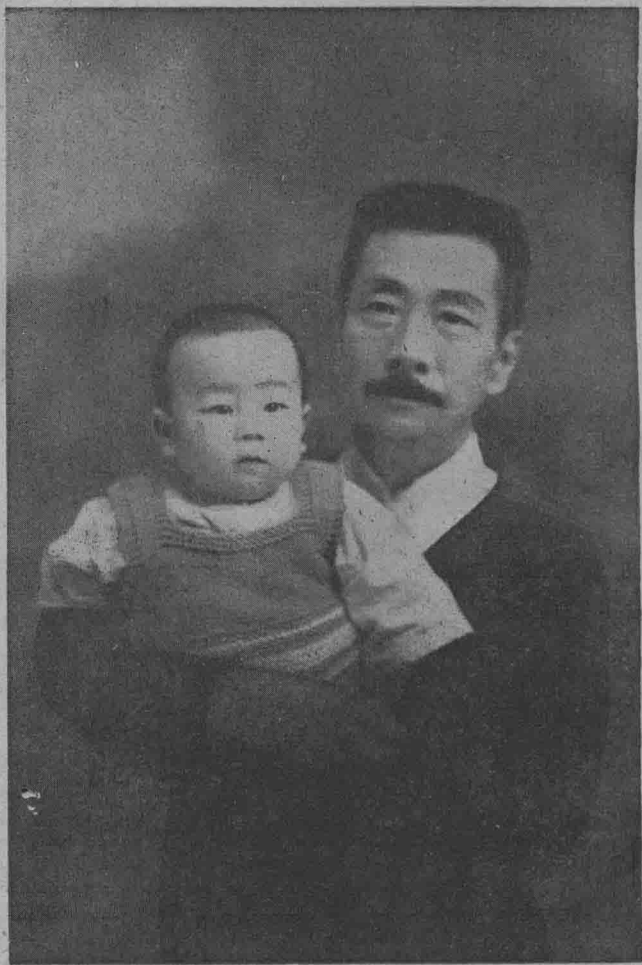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海嬰與魯迅，一歲與五十」

第十六卷

壁下譯叢

譯叢補

魯迅全集 第十六卷 目次

壁下譯叢

小引	九
思索的惰性（片山孤村）	一三
自然主義的理論及技巧（片山孤村）	二三
表現主義（片山孤村）	四四
小說的瀏覽和選擇（拉斐勃・開培爾）	六一
東西之自然詩觀（廚川白村）	七一
西班牙劇壇的將星（廚川白村）	八二

從淺草來（島崎藤村）（摘譯）	九四
生藝術的胎（有島武郎）	一一〇
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後來（有島武郎）	一二二
伊孖生的工作態度（有島武郎）	一二九
關於藝術的感想（有島武郎）	一四三
宣言一篇（有島武郎）	一五三
以生命寫成的文章（有島武郎）	一六一
凡有藝術品（武者小路實篤）	一六二
在一切藝術（武者小路實篤）	一六四
文學者的一生（武者小路實篤）	一六八
論詩（武者小路實篤）	一七九
新時代與文藝（金子筑水）	一八三
北歐文學的原理（片上伸）	一九四
階級藝術的問題（片上伸）	二〇六
『否定』的文學（片上伸）	二二〇

藝術的革命與革命的藝術（青野季吉）	二四一
關於智識階級（青野季吉）	二五三
現代文學的十大缺陷（青野季吉）	二五七
最近的戈理基（昇曙夢）	二七一

譯叢補

論文

羅曼羅蘭的真勇主義（中澤臨川，生田長江合作）	二九三
運用口語的填詞（鈴木虎雄）	三一四
蘇維埃聯邦從 Maxim Gorky 期待着什麼（布哈林）	三三二
關於綏蒙諾夫及其代表作『飢餓』（黑田辰男）	三三七
LEOV TOLSTOI (Lvov-Roguchovski)	三三九
LEOV TOLSTOI (Maiski 講)	三九六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藝界概觀（千葉龜雄）	四〇五
新時代的豫感（片上伸）	四二三

愛爾蘭文學之回顧（野口米次郎）	四三九
表現主義的諸相（山岸光宣）	四五二
人性的天才——迦爾洵（Lvov-Rogachevski）	四六四
契訶夫與新文藝（Lvov-Rogachevski）	四七七
藝術與哲學・倫理（本莊可宗）	四九五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Gabor）	五二二
蘇聯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現狀（上田進）	五二四
藝術都會的巴黎（格羅斯）	五五九
果戈理私觀（立野信之）	五六六

小說

捕獅（腓立普）	五七六
食人人種的話（腓立普）	五八四
一篇很短的傳奇（迦爾洵）	五九二
貴家婦女（淑雪兼珂）	六〇三
波蘭姑娘（淑雪兼珂）	六一一

農夫（雅各武萊夫）	六三四
鼻子（戈果理）	六五六
惡魔（高爾基）	六九七
鐵鐘（薩爾蒂珂夫）	七一四
戀歌（索陀威奴）	七四一
村婦（伐佐夫）	七七四

蘇文

小兒的睡相（有島武郎）	八〇四
巴什庚之死（阿爾志跋綏夫）	八〇六
信州雜記（畢勒涅克）	八一四
『雄雞和雜饌』抄（Cocteau）	八三一
青湖記遊（確木努易）	八三六
VL. G. 理定自傳	八四四
描寫自己（紀德）	八四八
說述自己的紀德（石川湧）	八五一

詩

跳蚤（亞波里耐爾）

八五三

坦波林之歌（落谷虹兒）

八五五

中國起了火（邁伊爾）

八五六

編後記（許廣平）

八六一

壁下譯叢

小 引

這是一本雜集三四年來所譯關於文藝論說的書，有爲熟人催促，譯以塞責的，有閒坐無事，自己譯來消遣的。這回彙印成書，于內容也未加挑選，倘有曾在報章上登載而這裏卻沒有的，那是因爲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書中的各論文，也並非各時代的各名作。想翻譯一點外國作品，被限制之處非常多。首先是書，住在雖然大都市，而新書卻極難得的地方，見聞決不能廣。其次是時間，總因許多雜務，每天只能分割僅少的時光來閱讀；加以自己常有避難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譯時費力，或豫料讀者也大約要覺得艱深討厭的，便放下了。

這回編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種期刊上發表過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

俄國的開培爾外，都是日本人。這里也不及歷舉他們的事迹，只想聲明一句：其中惟島崎藤村，有島武郎，武者小路實篤三位，是兼從事于創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紹介西洋文藝思潮的文字不在內——凡主張的文章都依照着較舊的論據，連『新時代與文藝』這一個新題目，也還是屬於這一流。近一年來中國應着『革命文學』的呼聲而起的許多論文，就還未能啄破這一層老殼，甚至于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裏去了。看這些篇，是很可以借鏡的。

後面的三分之一總算和新興文藝有關。片上伸教授雖然死後又很有非難的人，但我總愛他的主張堅實而熱烈。在這里還編進一點和有島武郎的論爭，可以看看固守本階級和相反的兩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不過是紹介，那時有三四種譯本先後發表，所以這就擱下了，現在仍附之卷末。

因為並不是一時翻譯的，到現在，原書大半已經都不在手頭了，當編印時，就無從一一覆勘；但倘有錯誤，自然還是譯者的責任，甘受彈糾，決無異言。又，去年『革命文學家』

羣起而努力于『宣傳』我的個人瑣事的時候，曾說我要譯一部論文。那倒是真的，就是這一本，不過並非全部新譯，仍舊是曾經『橫橫直直』發表過的『居大多數，連自己看來，也說不出是怎樣精采的書。但我是向來不想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傑作，附以不朽的，倘讀者從這一本雜書中，于紹介文字得一點參考，于主張文字得一點領會，心願就十分滿足了。

書面的圖畫，也如書中的文章一樣，是從日本書先驅藝術叢書上販來的，原也是書面，沒有署名，不知誰作，但記以誌謝。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魯迅于上海校畢記。



思索的惰性

片山孤村

正如物理學上有惰性的法則一樣，在精神界，也行着思索的惰性(Denkträgheit)這一個法則。所謂人者，原是懶惰的東西，很有只要並無必需，總想耽於安逸的傾向；加以處在生存競爭劇烈的世上，爲口腹計就够忙碌了，再沒有工夫來思索，所以即使一想就懂的事，也永遠不想，從善于思索的人看來，十分明白的道理，也往往在不知不識中，終于不懂地過去了。世上幾多的迷信和謬見，即由此發生，對於精神文明的進步，加了不少的阻害。

聚集着聰明的頭腦的文壇上，也行着這法則。尤其是古人的格言和諺語中，說着漫天大說的就不少，但因為歷來的膾炙人口，以及其人的權威和措辭的巧妙這些原因，便